

华塑控股实控方或另有其人

“阜兴系”资本腾挪术浮现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吴科任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华塑控股从事大宗贸易业务的子公司上海渠乐存在大量疑点。无论是公司本身还是部分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均与上海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阜兴集团”)存有一定交集。更直接的证据指向华塑控股幕后实控人或另有其人。公司实控人李雪峰夫妇早前收购上市公司所使用资金被指来自“阜兴系”实控人朱一栋。

接近朱一栋的人士张华(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收购资金中的6亿元借款实际上来自朱一栋。朱将募集资金绕道通过沈铁娟汇给李雪峰,达到应付审计的目的。此外,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两个独立信源获悉,华塑控股总经理吴奕中与朱一栋系亲戚关系。

耐人寻味的是,李雪峰夫妇控制的浦江域耀(华塑控股前实控方)资产于2018年6月29日被冻结,其时点与“阜兴系”案发存在巧合。中国证券报记者就相关疑问向华塑控股发去采访函,但截至发稿前尚未获得回应。



上海渠乐注册地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跃进南路495号位于乡间道路,无公司身影 本报记者 于蒙蒙 摄 制图/王力

资金来源存疑

中国证券报记者此前调查发现,华塑控股的控股股东股权遭冻结与阜兴集团案有关。深交所就此向华塑控股发出关注函,要求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包括公司实控人李雪峰夫妇与沈铁娟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华塑控股控股股东浦江域耀收购西藏麦田的最终资金来源等问题。

李雪峰回复称,其同夫人张子若与沈铁娟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浦江域耀收购西藏麦田100%股权需支付11亿元,所支付资金来源于浦江域耀自有资金不少于5亿元,其余资金通过向股东个人借款取得。华塑控股2017年3月29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浦江域耀自筹资金6亿元用于支付其余收购款项,自筹资金6亿元全部来源于其向股东李雪峰的借款。而李雪峰的该笔资金来源于沈铁娟。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李雪峰所拆借的6亿元被指并非来自沈铁娟,而是朱一栋。张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6亿元资金通过朱一栋募集,绕道进入李雪峰名下。“朱一栋将募来的钱通过其他人转账,其他人的卡在朱一栋身上,他搞了几百张银行卡。他向沈铁娟借用网银,转到李雪峰账上。”张华称,沈铁娟将网银借给朱一栋,是因为沈的丈夫赵卓权是阜兴集团高管。

潜伏入场

赠了5000万元。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这笔捐赠资金记在“资本公积”科目下,而非“营业外收入”。财报显示,2016年底,华塑控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361879万元。若剔除捐赠的5000万元,华塑控股2016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将由正转负。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交易所有权对其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天眼查显示,西藏麦田的股东结构于2017年3月20日发生变更,浦江域耀取代原来的五位股东入主华塑控股。浦江域耀大股东李雪峰

成为华塑控股实控人。公告显示,前述股权转让价格约11亿元。李欣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阜兴集团还额外多给了5亿-6亿元。“买华塑这个壳亏了不少钱。”

据李欣介绍,最终募集进来的资金走谁的账,其实是一个随机的事情。通常先走到朱一栋堂妹朱金玲账上,在那儿归集,然后再转到他需要用的地方。“可能他自己再拍脑袋决定,这个派谁去,那个派谁去,定一下通道走账。朱一栋投资项目基本以拍脑袋为主,运气好时体现魄力,运气不好或者大环境变化,就会像现在这样结果。”

安插亲信掌控前台

李雪峰履历与阜兴集团或存有交集,且其入主华塑控股后,聘任的公司总经理吴奕中疑为朱一栋亲属。此外,华塑控股与一家有“阜兴系”色彩的公司发生资金往来。

据华塑控股披露,李雪峰与张子若系夫妇关系,李雪峰从事国内影视投资制作,在娱乐营销领域工作多年。张子若一直从事国内贸易物流相关工作,两人积累了一定财富。

根据公告,李雪峰于2012年4月至今,分别在盛世国际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简称“盛世国际”)、上海盛世星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盛世星晨”)、北京极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极兴文化”)、常州中庚实业有限公司、浦江域耀等公司担任职务。

中国证券报记者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未发现盛世国际的注册信息。但祥禾

盛世国际影视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简称“祥禾盛世”)的股东分别为朱成伟(34%)、刘翔(33%)、李雪峰(33%)。值得注意的是,朱成伟在多家阜兴集团旗下公司任职。阜兴集团员工向中国证券报记者提供的一份公司失联人员文件显示,朱成伟系朱一栋堂弟,集团资金负责人。

李欣透露,李雪峰是朱一栋这边安排过去的。虽然李雪峰不在阜兴集团担任任何职位,但李雪峰有一家专门做文化展出、广告的公司,就是为阜兴集团服务的。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祥禾盛世注册地址显示为北京市西城区北纬路9号2010I。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该地址实际上是西城区天桥街道办事处。另外,公司官网披露的地址为朝阳区望京阜通大街6号院方恒国际B座805室,但该地址

实际上为泰山汇。大楼物业人员亦未听闻过祥禾盛世。极兴文化年审报告披露的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外高梁桥斜街13号院38号楼2门302。记者发现该地址实际为钢铁研究院附属居民楼。附近居民称未有公司在此办公。

跟随李雪峰夫妇进入华塑控股的还有吴奕中。2017年4月,吴奕中被推选为华塑控股董事,后续被聘任总经理。公开资料显示,吴奕中1975年出生,大专学历。从1994年起,其分别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南京东路管理处任会计;工商银行事后监督中心主任监督员;工商银行陆家嘴支行任理财经理。吴奕中与李雪峰履历中并未有交集,且过往没有在上市公司的任职经历。

华塑控股为何选择一位银行职员担任上市公司高管?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两个独立信源获悉,吴奕中与朱一栋系亲戚关系。

冻结时点耐人寻味

江县国资旗下的浦江经开公司合作,拟投向浦江仙华小镇、民俗集中改造及分布式光伏发电。但直到2018年6月27日,投资者赶赴浦江发现,所谓的产业项目并未落地。浦江经开公司亦被蒙在鼓里,其在获悉后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此外,华塑控股与通曼投资的合作引起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华塑控股2018年7月24日公告称,2016年11月24日,西藏麦田将持有的华塑控股1.9亿股份质押给东吴证券融资10亿元。2016年12月1日,西藏麦田与上海通曼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通曼”)签署《委托投资管理协议》,将前述融资的10亿元资金委托通曼投资进行管理。

通曼投资的一位股东系朱一栋的司机。天眼查显示,通曼投资成立于2016年1月,注册

资本1000万元。公司所公布的电子邮箱后缀、座机号码与阜兴集团的信息一致。股东为倪会有和常进文,两人共同出现在5家公司。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倪会有在朱一栋父亲朱冠成作为法人代表江苏卓群纳米稀士股份有限公司中担任监事职位,而常进文或为朱一栋的司机。

根据投资者提供的资料,常进文称自己是驾驶员,仅是挂名的法人。中国证券报记者就此联系常进文,对方首先承认自己是常进文,但当提及自身职务时,对方立即挂断电话,就上述问题发去短信亦未收到回应。

此外,通曼投资的注册及通信地址均为上海市闵行区苏召路1628号1幢B166室。据周边住户介绍,1628号原为奇士科技产业园,曾是一个服装市场,没听说这里还有投资公司。

华塑控股贸易对手欠账9260万元

“阜兴系”魅影频现

□本报记者 于蒙蒙 吴科任

华塑控股日前公告,全资子公司上海渠乐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渠乐”)近日就与上海友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友备”)买卖合同纠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上海友备支付货款9260.31万元及逾期违约金。由于上海渠乐在庭审前申请变更增加诉讼金额合计已超过1亿元,该案被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友备背景特殊,且支付违约时点与资本玩家朱一栋所掌控的上海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阜兴集团”)案发时点接近。

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作为公司开展大宗贸易业务的子公司,上海渠乐本身也存在大量疑点,且部分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与阜兴集团存有一定交集。中国证券报记者就相关疑问向华塑控股发去采访函,但截至发稿前尚未获得回应。

贸易对手身份特殊

华塑控股介绍,上海渠乐于2018年6月4日至6月20日期间与上海友备共计签署电解铜《购销合同》10份,约定买卖电解铜共计1934吨,货款1.02亿元。交货数量以仓库提供的磅码单为结算依据,实际交货数量1936.7吨,货款共计1.03亿元。结算方式为电汇,按双方约定方式及日期交货。违约方按违约总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前述货款上海友备于2018年6月13日支付1000万元,剩余货款尚未支付。华塑控股称,公司多次督促上海渠乐要求上海友备履行《购销合同》,并委托四川英特信律师事务所向上海友备发出《催款律师函》。之后,上海渠乐再次与上海友备电话沟通,上海友备电话回复将于2018年年底前支付该货款。截至起诉日,上海友备仍未履行《购销合同》,尚未支付货款为9260.31万元。

深交所今年1月曾发出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上海友备的基本情况,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华塑控股回复称,经自查,公司与上海友备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上海友备背景特殊,且支付违约时点与朱一栋所掌控的阜兴集团案发时点接近。天眼查显示,上海友备成立于2015年12月,注册资本1000万元,邱鑫持股70%,张楷持股30%,且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楷参股公司众多,不过其主要合作伙伴为倪会有与朱明亮。其中,倪会有系上海友备的前任法定代表人。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调取大量工商资料发现,倪会有与朱明亮频繁现身阜兴集团旗下公司。更直接的证据来自常州钜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常州钜辉”),倪会有担任常州钜辉法定代表人,邱鑫任监事。而常州钜辉正是阜兴集团成员企业。

上海友备于2018年6月13日支付1000万元,剩余货款尚未支付。而后货款尚未支付或与阜兴集团“东窗事发”有关,该事件恰发生于2018年6月下旬。

贸易公司现蹊跷

除了上海友备与阜兴集团“有染”外,上海渠乐也存在大量疑点。

华塑控股2018年7月20日公告称,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渠乐提供担保不足6个月的时间即将解除。公司表示,贸易业务自2017年初开展以来,虽有一定盈利空间,但其基本占用了上市公司全部资金。且贸易业务本身利润空间不大,业务质量不高,拟进行剥离。华塑控股披露的年报显示,上海渠乐2017年实现营收19.62亿元,占华塑控股全年营收的87.55%。值得注意的是,华塑控股剥离这个营收大户的时机恰与阜兴集团爆发危机时点相近。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上海渠乐成立于2016年10月26日,注册资本1.2亿元,但截至2017年底,上海渠乐实缴资本为0元。

耐人寻味的是,2017年9月底,在华塑控股为上海渠乐一笔不超过500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前,上海渠乐2017年前三季度的贸易收入已经超过11亿元。实缴资本为0元的上海渠乐如何实现11亿元的贸易额?梳理公告可知,华塑控股未向上海渠乐直接提供财务支持。同时,合并报表显示,

2017年前三个季度末,华塑控股既无短期借款也无长期借款。

此外,华塑控股两家贸易子公司存在注册地不实的情形。上海渠乐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跃进南路495号3幢1088室,但跃进南路495号位于崇明岛南部的陈家镇,并非崇明岛北部的新海镇。且跃进南路495号地处乡下,周围都是农户住所。与上海渠乐同日成立的上海晏鹏,注册地址为嘉定区沪宜公路5358号1层J828室。该注册地址为上海申闵经济城,一楼企业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介绍,上海晏鹏的注册地在这里,但它是虚拟的。

上下游业务真实性存疑

中国证券报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上海渠乐及其部分上下游,都或多或少与阜兴集团存有一定交集。

根据公告,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上海渠乐向江苏佳磊采购了价值3.5亿元的货物。天眼查显示,江苏佳磊的股东为顾佳和顾正国,顾正国为江苏阜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总经理,执行董事。阜墨实业为阜兴集团成员企业。

财报显示,华塑控股2017年的第三大客户为上海枣矿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枣矿新能源”),销售额为2.01亿元。另外,枣矿新能源持股的上海枣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枣矿投资”)为华塑控股2017年的第二大客户,销售额为2.42亿元。上海枣矿投资2018年7月23日之前的最终受益人之一为李宗怡,李宗怡又是新疆国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最终受益人之一,而新疆国合投资系华塑控股2017年的第四大客户,销售额为1.93亿元。这三位客户2017年给华塑控股合计贡献了6.36亿元的销售额。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枣矿投资在2018年7月23日发生变动,李宗怡控制的深圳升龙控股有限公司退出,公司注册地亦出现迁移。

巧合的是,在阜兴集团旗下意隆财富发行的广益精选私募基金一期到五期的推介材料中,项目的主要合作仓储机构之一为“上海XX新能源有限公司”。依据推介材料的描述,这家公司与华塑控股的客户枣矿新能源疑似为同一家公司。

除了客户存疑,供应商体系也疑窦丛生。第二大供应商上海冀峰阜兴贸易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668号213J室,在此办公的公司为上海竞进新材料有限公司。第三大供应商上海希宝实业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桃林路18号A栋2401室,而24层只有隆润置业(上海)有限公司和上海尼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现,华塑控股向第一大和第四大供应商合计的采购额为4.42亿元,而对第二大和第三大客户合计销售额为4.43亿元。巧合的是,这两家供应商及两家客户的注册地址都位于上海自贸区。

一位专业报关人士表示,“自贸区内两家企业之间的买卖不用走报关流程,但货物要在区内流动。”理想情况下,上述两家供应商和两家客户可直接交易,不需要经过上海渠乐,既可免去报关流程,又能加速货物周转。

据了解,上海渠乐具备开展进出口业务资质。“但还要看这家企业有无电子口岸卡和海关商检有没有备案。如果这些都做好了,便可在自贸区内正常采购或销售。”前述报关人士称。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取的财务数据显示,主营贸易业务的阜兴集团2016年营收暴增,2015年营收57.42亿元,2016年增至335.65亿元。一位上海资深投资人指出,贸易业务更像高频交易,2-3天便可完成一单,税负轻,资金流动快,做好套期保值,其实风险很小。“交易应该是真实发生的。但朱一栋有大量的贸易公司或关联公司,不排除互相相对敲的可能。朱一栋把规模迅速做大,主要还是想把财报做得漂亮。”

阜兴集团前高管李欣(化名)直言,“阜兴集团的贸易部可能就十几个人,他们当中大部分可能一个人会管好几本企业的流水,企业的网银、企业的证照,真实的贸易肯定不可能这样做。所以说,所谓的贸易部可能都是一些管壳公司的人。贸易公司经不起查的,一笔业务可以通过几个公司翻出几倍数据。不过,这个很难查到底,因为必须知道这批东西最后用在什么地方才能查,否则加点价格减点价格就可以不断地滚动。”